

近来,《论语》很火,孔子很热。我们村,北京大学中文系,也开了《论语》课。课分三个班,我教其中的一个班。二四年的下半年和二五年的上半年,我花了两个学期,一学期讲半部,把《论语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这部讲义就是根据我上课的记录整理而成。借这个机会,我把《论语》系统读了一遍。受教育的,首先是我自己。所谓讲义,其实是读书笔记。

—

我的讲义,正标题是“丧家狗”,副标题是“我读《论语》”。首先,我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。

什么叫“丧家狗”?“丧家狗”是无家可归的狗,现在叫流浪狗。无家可归的,不只是狗,也有人,英文叫 homeless。

读《论语》,我的感受,两个字:孤独。孔子很孤独。现在有人请他当心理医生,其实他自己的心病都没人医。

在这本书中,我想告诉大家,孔子并不是圣人。历代帝王褒封的孔子,不是真孔子,只是“人造孔子”。真正的孔子,活着的孔子,既不是圣,也不是王,根本谈不上什么“内圣外王”。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”,这是明明白白写在《论语》里面的(《述而》7.34)。子贡说,孔子是“天纵之将圣”,当即被孔子否认(《子罕》9.6)。读我的书,你会明白,为什么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,而他的学生一定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。

我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。

孔子不是圣,只是人,一个出身卑贱,却以古代贵族(真君子)为立身标准的人;一个好古敏求,学而不厌、诲人不倦,传递古代文化,教人阅读经典的人;一个有道德

学问，却无权无势，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；一个四处游说，替统治者操心，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；一个古道热肠，梦想恢复周公之治，安定天下百姓的人。他很栖皇，也很无奈，唇焦口燥，颠沛流离，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

这才是真相。

当年，公元前四九二年，六十岁的孔子，颠颠簸簸，坐着马车，前往郑国，和他的学生走散。他独自站在郭城的东门外等候。有个郑人跟子贡说，东门外站着个人，脑门像尧，脖子像皋陶，肩膀像子产，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，上半身倒有点圣人气象，但下半身却像丧家狗，垂头丧气。子贡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告诉孔子，孔子不以为忤，反而平静地说，形象，并不重要，但说我像丧家狗，很对很对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、《白虎通·寿命》、《论衡·骨相》和《孔子家语·困誓》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九第十八章稍异）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。

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，徒兴浮海居夷之叹，但遍干诸侯，一无所获，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。他的晚年，年年伤心。丧子，哀麟，回死由亡，让他哭干了眼泪。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——然而，他却没有家。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（参看爱德华·W. 萨义德：《知识分子论》，单德兴译，陆建德校，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版）。

任何怀抱理想，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，都是丧家狗。

至于副标题么，非常简单。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，不是人云亦云，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、三圣人怎么讲，大师、小师怎么讲，只要不符合原书，对不起，我概不接受。我读《论语》，是读原典。孔子的想法是什么，要看原书。我的一切结论，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——不跟知识分子起哄，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。

读他的书，既不捧，也不摔，恰如其分地讲，他是个堂吉诃德。

## 二

其次，我想讲一下，为什么过去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现在却卖劲儿读

《论语》，而且是当作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。

我先讲不爱读《论语》是怎么回事。

坦白地讲，我读《论语》，是重新补课。这本书，我过去读，中学就读，但不爱读，一直没下过功夫一字一句仔细读。

当年读《论语》，我的感受是，此书杂乱无章，淡流寡水，看到后边，前边就忘了，还有很多地方，没头没尾，不知所云，除了道德教训，还是道德教训，论哲理，论文采，论幽默，论机智，都没什么过人之处。

我想，如果没有心理暗示，像我小时候一样，像很多外国人一样，既没人劝我尊，也没人劝我不尊，很多人的感受，可能和我一样（不读《论语》也能直探孔子心曲的人，不在此列）。这是第一。

第二，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，让我慢慢讲。

予生也晚。我是生于旧社会（只呆过一年，没印象），长于红旗下，崔健唱的，“红旗下的蛋”。我有我的阅读背景。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、鲁，我曾通读，现在不时髦；灰皮、黄皮书，也曾泛览，现在见不着。插队下乡，北京的孩子照样有人读书。我的启蒙，是在乡下，古书、杂书，看了一大堆。辛亥革命后，康有为、陈焕章的孔教会（一九一二年），我不及见；蒋介石、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（一九三四年），我没赶上；新儒家的书，几乎没读；尊孔教育，一点没有。

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，没见过尊孔。近百年来，尊孔批孔，互为因果，互为表里，经常翻烙饼。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，有着不解之缘，既跟政治斗争有关，也跟意识形态有关，还有民族心理推波助澜，忽而自大，忽而自卑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。“批林批孔”前，我就不爱读《论语》。

上个世纪，一劈两半，我是后半截的人，代沟肯定存在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小时候，我跟大人听京戏、大鼓和相声，除了相声，几乎都听不下去。总觉得，哏哏哏，哏哏哏，咿咿呀呀，长腔慢板，远不如电影吸引人。有点兴趣，那是后来的事。我的态度，回想起来，和如今的“八

零后”，有程度差异，无本质不同。我看他们看不惯，我爸爸看我也看不惯。这不是大陆不大陆，台湾不台湾，而是现代化下很普遍的问题。即使欧美国家，也是早就把古典教育撇一边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彻底衰落。你说传统是宝贝，处于濒危要保护，我赞成，但非要弘扬，直到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，我没兴趣。

谁要说，不读《论语》就无以为人，现在世道人心这么坏（如贪污腐败、制售假药、卖红心鸭蛋者流），都是因为不读《论语》，不敬孔子，那就过了。

其实，敬不敬孔子，这是个人爱好。不敬又怎么样？比我小一点，王朔和王小波，他们说起这位老人，就是满嘴没好词。

“五四”打倒孔家店，孔家店变古董店，有人惋惜，我理解。但南怀瑾老前辈说，孔家店是粮食店（他说道教是药店，佛教是百货商店），此店关张，我们就没饭吃，我不能苟同。

### 三

过去，我不爱读《论语》，还有个原因，是我不爱听人说教。人上点年纪，以为曾经沧海，就可以当道德老师，我以为是为老不尊。我一看谁说这类话，写什么人生哲学，头皮就发麻。

我总觉得，不问世道好坏，上来就说好人多，既无标准，也无统计，这种说法，极不可靠；好人活着做好事，做了好人好事，注定有好报，也是陈词滥调。事情哪有这么巧？这类善言，早就叫人讲完了，不光中国，全世界的说法都差不多。

我理解，道德和秩序，秩序更重要。比如“文革”，不是因为没道德才没秩序，而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。道德很脆弱，也很实际。说好就好，说坏就坏。比如，挤公共汽车，人太多，车太少，秩序大乱，谁排队，谁甭想上；火车，千里迢迢，不是一时半会儿，汽车可以让座，火车就没人让，里面的道理很简单。道德，甭管多好，社会一乱，说垮就垮，越是没道德，才越讲道德。

道德不是讲出来的。历史上，国家一治一乱，道德时好时坏，太正常。远了不说，明朝末年怎么样，清朝末年怎么样？野史笔记、旧小说还在，人和现在一般坏，甚至更坏。您别忘了，那时道德归谁管？正是孔老夫子。

现在的“孔子热”，热的不是孔子，孔子只是符号。

社会失范，道德失灵，急需代用品。就像戒烟的抽“如烟”，暂时过嘴瘾。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，也都是如烟。代用品，只要能代就行，不定是哪种。

我还记得，“文革”前，没人卖劲儿捧孔子，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。您别以为，孔子不在，就没人讲道德。道德，管人的都好这一口，政治家爱，神学家更爱，没有孔子，照样有人讲。

比如“文革”前，我上的那个中学，就特重道德教育。为革命而学习，又红又专，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，德育总是摆在第一。我还记得，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。他很会演讲，讲得我心惊肉跳。他说，人到晚年，扪心自问，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？这些污点，留在心上，永远抹不去。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，大家常说，我背不下来。我心想，我的污点那么多，怎么办？心里好难受。

“文革”前，入团是大问题，对人是吸引力，也是压力。

那时，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，像跟神父忏悔那样，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。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，讲了自己的秘密，把团支书吓了一跳，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，说这个秘密太可怕。“文革”伊始，众怨所集，入不了团的人，我们班的干部子弟，开始围攻团支书，说他包庇坏人，情急无奈，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，写成大字报，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。

“文革”前，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，非要定期谈思想。我说，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，何必耽误功夫。他们说，你放弃组织，组织不能放弃你，你要好好读刘少奇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，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。

当时，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，现在也是。第一，我最不喜欢过有组

织的生活，甭管什么组织；第二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，甭管什么教，所以无党无教。

“文革”前，《修养》，我没读。读是在“文革”中。没人批，还想不起读。打开一看才知道，里面还有孔孟的话。

我讨厌道德说教，是在“文革”前，和批孔无关，但不爱听人讲道德，却是一贯。

用《论语》代《修养》，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要，但我不需要。

#### 四

说起读古书，港台人常说，大陆人，不读古书，不重传统，除了考古，一无是处，这是中了“五四”的毒，“文革”的毒。大陆的人听了，也跟着起哄，说是呀是呀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。台湾、香港 我去过 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？研究水平怎么样？我心里清楚，没必要这么吹。更何况，这条对我不适用。古书，我一直在读，现在也是靠“三古”（考古、古文字、古文獻）吃饭。

今天说“五四”，我还是充满敬意。

五四运动，是启蒙运动。启蒙启蒙，启什么蒙？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。当时对孔子，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，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。中国的现代化，是揍出来的现代化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，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。这一步，非走不行。不走，不能迎新；不走，不能保古。更何况，孔子当圣人，他依托的科举制，这张皮都没有了，毛将焉附？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，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，有什么不好？无形中，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。

“五四”挽救了孔夫子，挽救了传统文化。我一直这么看，今天也没有变。现在，大家喜欢讲大师，他们都是怎么来的？你们不妨查一查，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、原汁原味？还有，海峡那边，史语所是怎么来的？台大是怎么来的？胡适、傅斯年是什么人？蒋介石骂“五四”，胡适为什

么反对？新学旧学，孰优孰劣？一切都清清楚楚。

传统中断，是危言耸听。

我记得，有一次开会，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，他说，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，我就是感情用事。因为你们不知道，我在台湾，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，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，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（这是一种刑法）。我一看儒家的书，就想起这把小刷子。他的心情，我理解。但我想，他恨的是国民党，而不是孔夫子。

孔子只是符号。

大陆不是传统文化，台湾、香港也不是。两岸三地，彼此彼此。所谓传统文化，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，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，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，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，就像孔子说的，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（《学而》1.6）。过去，大陆的现代化，孤立无援，基础薄弱，态度最激进，水平最低下，西化不强，保古不力，乃环境使然，现在喘过一口气，不要忘乎所以。

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这个世界，只有穷资本主义和富资本主义（或曰“主流国家”和“非主流国家”），名字叫什么，喜欢不喜欢，并不重要。“传统”（过去叫“封建”）的尾巴就算割不断，也早就不成其为“社会”。

八十年代，大家骂中国太传统（“太封建”也“太专制”），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（“太不民族”也“太不世界”），到底哪个说法对？自己抽自己耳光，到底能抽几回？两种危言耸听，都高估了传统社会。

## 五

“文革”批孔（一九七四年），我是赶上了，但没参加。当时，“批林批孔”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，我，一介农夫，哪有资格？我记得，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，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，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。北大中文系、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，每个系批一本书，热火朝天。

“批林批孔”，孔子不过是符号。当时的史学，都是影射史学，说话方式怪，阅读心理怪，大家特爱捕风捉影。那个年代，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，能从鞋底读出“介石过海”。

那时的我，已经二十多岁，读过不少古书，但对《论语》毫无兴趣，有兴趣的，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。他们怎么批，我倒是记忆犹新。大家不要以为，“文革”就是不读书，特别是不读古书。其实，举国若狂读古书，特别是读《论语》，恰恰就是那一阵儿。我国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，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，几乎全部卷入，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。就连银雀山汉简、马王堆帛书，它们的整理出版，也是乘了这股东风。

我的启蒙是在“文革”时期。所谓启蒙，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，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
我崇拜知识，不崇拜知识分子。我见过的知识分子，好人有，但很多不是东西。大家千万不要以为，“文革”就是整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。其实，“文革”当中，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，主要是知识分子。爬到权力巅峰的，很多也是知识分子。老百姓糊涂，是本来糊涂，知识分子糊涂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
时过境迁，我对“文革”，印象最深，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，而是人心的倾侧反复，好好一人，说变就变，非常无耻。落下的病根，或曰后遗症，今天没断。据我所知，当年的批孔干将，现在也是急先锋，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。他们比我年纪大，原先受过尊孔教育。

从尊孔到批孔，从批孔再到尊孔，他们是轻车熟路。

## 六

“文革”批孔，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（参看许全兴：《毛泽东与孔夫子》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）。

毛泽东对《论语》背得很熟，经常在讲话中引用。他说，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，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



师生员工向国旗、孔圣行三鞠躬礼。次年八月到北京，在红楼工作，受新文化运动感染，才转而批孔。他既尊过孔，也批过孔。

孔子办教育、讲学问，这方面的话，他喜欢，但他个性强，“温良恭俭让”，不喜欢。斗争环境，爱讲斗争话，他想听这种话，孔子太少。还有，他是农村来的，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，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他也看不起。“文革”前，他对孔子，有褒有贬，说好的时候有，说坏的时候也有，有时自相矛盾。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，也讲过孔子很民主。总的看起来，原先的印象并不坏，不然，他不会用《论语》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（李敏和李讷）。

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，完全是政治原因。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，一切以对手为转移。这是问题所在。

一九四二年，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。毛泽东说，重庆正在尊孔读经，还是别说，既不要批，也不要捧。

毛泽东，史学百家，独取范（文澜）、郭（沫若）。二老之中，更重郭。郭沫若，作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（一九二九年），说商周是奴隶社会；作《十批判书》和《青铜时代》（一九四五年），说孔子是革命党（秦汉之际的儒者多投身革命）。革命，难道要回到奴隶社会？两个方面，自相矛盾。郭沫若以孔子比共产党，秦始皇比蒋介石，史学著作、历史剧，到处充满暗示。

一九五四年，毛泽东还说：“孔夫子是革命党”，就是根据郭沫若。但一九五八年，轮到有人骂他是秦始皇，他就反过来了。越到后来，越讨厌孔夫子，越认同秦始皇。郭沫若和范文澜，他本来很喜欢，但他们都是尊孔派，他就转而支持批孔派的杨荣国和赵纪彬。杨荣国，文字精通，简洁明白；赵纪彬，对《论语》下过几十年的功夫，考证细密，观点犀利，更对他的胃口。

我们不要忘记，批孔是政治，不是学术。对抗格局下的思维定式，永远都是翻烙饼。翻烙饼不是学术。学术不能跟着政治跑，跟着政治对手

跑。政治，好恶深，偏见生。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。

尊孔和批孔，作为学术，本来都可以讲，变成政治，就是打烂仗。解放后，尊孔代表有两位，冯友兰和梁漱溟，他们在“文革”中的表现，适成鲜明对比。冯友兰与世俯仰，批孔比谁都过分；梁漱溟，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”，他和毛泽东吵架，挨毛泽东批，挨周恩来批，批得狗血喷头，居然一点不记仇，晚年仍推崇毛泽东，说平生最佩服，就是此公，周恩来也是少有的完人，真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当年，他敢说，“批林批孔”是政治，批林可以，批孔不同意。观点对错不谈，他老人家，前后如一，表里如一，人格非常高尚。

我佩服的是这种人，批也好，尊也好，都不能随风倒。

## 七

最后，我要说一下，为什么我要读《论语》，我是怎样读《论语》。

最近几年，有三个刺激，逼我重读《论语》。

第一是竹简热。九十年代，郭店楚简、上博楚简，都是以儒籍为主，内容涉及孔子，涉及他的主要弟子，不但和《论语》有关，也和大小戴《记》有关，为古代儒家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线索。过去研究儒家，主要是读孔、孟、荀，孔、孟之间的七十子，反而不讲，漏洞太大。我虽不同意以儒家作中国文化的代名词，但儒家出现早，地位高，影响大，不容怀疑。我们要把这些新材料吃透，还要返回来读《论语》。此课不补，没有发言权。比如宋儒讲道统，有人说，出土发现证明了这个道统，这不是瞎说吗？孔孟之间，明明有很多人，不只子思和曾子，怎么证明的就是宋明道统？我们只要认真读古书，就会发现，古书和这些发现并无矛盾，真正有矛盾，反而是“圣化”的曲解。

第二是孔子热。现在，和八十年代不同。什么叫八十年代？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想不到，如今已成老宫娥坐谈开元天宝年间事。八十年代，主要气氛是痛批传统，怨天尤人骂祖宗。现在，风气陡变，传统又成香饽饽。向左转，向右转，谁都拿孔子说事。孔子真是左右逢源。从骂祖宗

到卖祖宗，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？前因后果，值得深思。美国学者史嘉柏（David Schaberg）有篇书评，是介绍西方的《论语》译本，文章的题目是《沽之哉 沽之哉》（“Sell it! Sell it!” 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, Chinese Literature: Essays, Articles, Reviews, 23(2001)），用在我们这边，也合适。传统和孔子都在热卖之中。作为文化现象，我们要想弄清，孔子热的含义是什么，也要重读《论语》（它本身就是复古典）。

第三是读经热。现在鼓吹“少儿读经”，不是读《五经》，而是读蒙学课本，也是甚嚣尘上，我是不以为然，但怎么读古书，确实是问题。现在，我在北大讲“四大经典”，《论语》是其中之一。我想认真思考一下古书的经典化，以及现在如何选经典、读经典的问题。

说实话，我读《论语》，主要是拿它当思想史。古代思想史，有很多争论，我是像看戏一样，坐在台下看，并没打算加入哪一拨。

马克思说，青年黑格尔派是“德意志意识形态”。《论语》也是中国的意识形态。

历史上捧孔子，有三种捧法，一是围绕政治，这是汉儒；二是围绕道德，这是宋儒，三是拿儒学当宗教（或准宗教），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。三种都是意识形态。我读《论语》，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。

我的读法是：

一、查考词语，通读全书。按原书顺序，一字一句、一章一节，一篇一篇，细读《论语》。先参合旧注（以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为主），梳理文义，再考证疑难，把全部细节过一遍。

二、以人物为线索，打乱原书顺序，纵读《论语》。第一是孔子，第二是孔门弟子，第三是《论语》中的其他人物。借这种考察，为各章定年，能定的定，不能定的阙如，把《论语》当孔子的传记读。

三、以概念为线索，打乱原书顺序，横读《论语》。我把全书，归纳为若干主题，每个主题下分若干细目，按主题摘录，看这本书里，孔子的思想是什么样，与《墨子》、《老子》有什么区别。

四、最后，是我的总结。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，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，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，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。

孔子这本书，有不少道德格言，有些比较精彩，有些一般般。孟子说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（《尽心下》）我于《论语》，也是如此。

读《论语》，要心平气和——去政治化，去道德化，去宗教化。

目的无他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，

特别是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。

二 六年十月十五日，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（《丧家狗——我读《论语》》，李零著，即将出版）

---

## 《开放时代》2007 年第二期目录

专题：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（之二） 汪晖：去政治化的政治、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/ 佟新、沈旭：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——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人文天地 徐贲：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：“捷克现象学”回顾 / Individual Conscience and Public Politics: Reflection on Czech Phenomenology / Timur Kuran：经济发展的文化障碍：经常被夸大，通常是短暂的 / Cultural Obstacl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: Often Overstated, Usually Transitory 法学与政治 吴毅、李德瑞：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——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 经济社会 张婧：劳动模范：在道德与权力之间——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“他者的世界” 周大鸣、李居宁：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的调适与族群认同 随笔 邵建：胡适在《努力》时期的“联邦论” 阅读 任剑涛：后革命与公共文化的兴起——《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》前言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云安路119号，邮编：510410，电话：020—86464940，  
传真：020—86464301，邮发代号：46—169，网址：www.opentimes.cn，电子信箱：  
opentimes@21cn.net 可通过邮局订阅，也可随时直接与本刊联系订阅。本刊实行订一送一  
优惠。

部分城市经销点：三联韬奋图书中心（北京）、万圣书园（北京）、学而优书店（广州）、  
武大三联分书店（武汉）、湖北社科书店（武汉）、林语书店（成都）

---